

歐洲三個時代的 藝術

田漢譯

歐洲三個時代的戲劇

田 漢 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1

一九三一年二月付印

一九三一年三月出版

1 ——— 1500

每冊實價大洋伍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次

希臘悲劇之發生	1	——	85
莎士比亞劇演出之變遷	87	——	120
近代劇曲與社會改造運動	121	——	147

希臘悲劇之發生

希臘文化與希伯來文化底對照，依一般的概念，以爲前者是肉的現實的樂天的象徵，青春一樣的自由活潑的精神；後者是靈的，理想的，厭世的，像秋霜一般的嚴肅真摯。要使人直覺這兩樣文化之特質這種見解不能說錯。至少希臘文化的一方面是立足在那種華美的精神基調之上產出藝術與哲學，希伯來文

化創出嚴肅的一神教，以此爲樞紐而迴轉各種文化之華。在這一點實在可以看出兩者間顯明的對照。但我們若把希臘文化所產生的藝術與哲學仔細研討一番可知他的內容至爲複雜，意義至爲深遠，不好單把肉的，現實的，樂天的，乃至自由活潑的精神等形容詞來掩盡他，這是不必等 Walter Pater 或 Nietzsche 纔明白的事實。換言之即希臘人與希伯來人所體驗底或直觀底那種靈的，理想的，厭世的乃至嚴肅真摯的精神內容以一種稍有不同的方法體驗了，直觀了。因此纔有希臘文化富麗的果子。所以要講到兩種文化底根本的差異可以說希臘文化是複音的，而希伯來文化是單音的。不是這樣解釋我們不能領略希臘藝術之冠冕——即 Attica 那種莊嚴與深刻兼備的悲劇。看過希臘悲劇的人決不相信牠僅是肉的，現實的，樂天的，青春似的自由活潑的精神之產物。却使人覺得那種悲劇不是體驗到與那些形容詞相表裏的靈的，理想的，厭世的，嚴肅真摯的心境的人是表現

不出的。

希臘悲劇底三大詩人輩出的 B. C. 五四世紀正是希臘新舊思想底變遷期，動搖期。我們要知道三大悲劇詩人怎樣把從來的神話傳說各加以個性的新解釋同時反映其時代精神之推移，得回溯距當時約四百年以前所謂Homer時代而一攷察當時神話傳說之內容。蓋三大悲劇詩人各依其個性與時代之傾向使之發展底神話與傳說之內容早已潛在着許多矛盾與離駁。

荷馬時代底神話傳說——或者說荷馬所描寫的神話傳說號稱極天真地反映其時代底思想。Olympia底羣神以Jeus爲首，無不與其說是神的(Divine)不如說是人的(Human)。他們都富於青春似的自由活潑的精神，并且是肉的，現實的，樂天的。雖多半藝術化了，而仍使之發動人一般的愛憎好惡的感情毫無所忌憚。尤以Jeus神充滿着權力慾，性慾，對於犧牲者殘虐無所假借。但Homer(荷馬)仍以Jeus爲神及人之

父，爲最高的支配者，爲最貴最強的人。荷馬對宙司似抱着兩元的見解：即一方面以爲他是盡量的發揮自己的意力的神，在他方面却尊他爲宇宙之秩序與正義底根源。

荷馬之後出來的赫淑德(Hesiodos)把Olympa底羣神與宇宙之秩序，正義之根源相結合的思想漸次發達。他以爲現實必不與理想一致。他由現實生活痛切地經驗許多不正不義和不應有的事。對於人類失望的他祇好求理想之體現於天上的神。他讚美Jeus爲能辱人榮人，使高者仆，使仆者起，使美者醜，使屈者伸，高高在天統御茲世的主宰。要之，到赫淑德纔把Jeus完全人格化，并且把這個來教導他的同胞。羅馬所見的兼備人類的長處短處底神至赫淑德纔進化爲全能之神，正義之神。可知肉的，現實的，樂天的，燦爛的希臘文化底光明之處還留着一條不能完全那麼肯定的暗影。

赫淑德又說由羣神底黃金時代經過銀，青銅，勇

士時代最後達於鉄底時代。又說那時生之勞苦無晝無夜壓迫人不得安息，父子兄弟相爭，正義屈於暴力之下，廉恥之心不復存在，所剩下的祇有無穹的不幸。這種宇宙觀人生觀有類於舊的聖書中的人類墮落說。由此可知希臘文化有這麼一個半面。

荷馬與赫淑德是代表過渡期底敍事詩人。但紀元前第七六世紀在希臘文化之發展上是個人解放時代。商業之繁榮，植民地之發展，把社會的政治的生活之面目一變，從來的寡頭政治，即貴族政治（Aristocracy）之基礎漸次崩壞向後之民主政治推移。趁這個機會得了人民後援底野心家們起來傾覆衆怨之府底寡頭政治攫到政權，以專制之形行賢人政治，他們自然竭力保護藝術文學，扶助詩歌音樂之發達，又爲得市民的歡心造公共建築物以裝飾都市。遂爲建築術發達之助因。要之希臘都市之藝術的，文學的，知的及產業生活諸方面在此時期有長足之進展。這種新時代底傾向之表現於詩的則爲吐露民族

共通意識底敘事詩之衰頹與根據個人解放之意識底主觀性的抒情詩之發生與隆盛。以政治家而兼抒情詩人的賢人梭倫及帖阿格尼斯等極力主張尊重中和與秩序，限制情慾，壓抑傲慢心等，鞏固所謂希臘式的道德思想之基礎，同時在宗教方面萌芽於 Homer 底一神教的思想特別顯著起來。在彫刻，建築，繪畫等造形藝術所謂 Apollo 式的均衡，調和，規律等之象徵化此時也完成了。

一方面 Zeus 神底正義觀念既經高唱同時自然也明確地信仰他的應報了。然而把那種應報觀念向人類底實生活上應用起來不免有大大的矛盾。尤其在當時商業階級漸次得勢，經濟制度之基礎漸次變革的時代，正者每苦於貧窮，不正者反誇豪富。遇着這種現象越要勉強人家相信神的正義是越要叫人懷疑的。在赫淑德時代這種報應觀念不限於一個人之身廣及民族全體，所以信仰底基礎不易動搖。但在個人的責任觀念明瞭起來了的時代現實生活上的矛盾現

象打破了神之正義觀念與應報觀念，結果使信仰愈強的人懷疑愈深。

爲着解決這種信仰與現實生活間的 Dilema (矛盾)於是得善用 Apollo 的智慧。即抒情詩人們之高倡所謂希臘式道德思想實替理想與現實之間設一緩衝地帶。Phedias 用銀與象牙造的 Zeus 底象以及 Olympia 羣神們那種均衡的，調和的造形美底藝術之完成都不外 Apollo 式之中和與秩序象徵化於藝術的世界的。Olympia 底神們走到造形美底世界來而後希臘之肉的，現實的，樂天的，青春似的自由活潑的精神愈加明豔地反映出來。這關係成立於對於神的兩種矛盾觀念，——理想與現實底矛盾之融和與克服。這種融和與克服底境地不是容易達到的，是樹立在一種消極世界之上的積極的世界。由寂寞的安命之一極端湧起的另一極端底美的幻影。所謂希臘文化之特徵便由是而發現。而且這種節度與秩序之觀念乃至均衡與調和底形式事實上是成立於緊張透了

的兩種爭鬥力——矛盾之上底幻影；暫時安定於要破壞分裂底反撥力之上的世界。紀元前六世紀底詩人帖阿格尼斯有句曰；

“沒有生是再好沒有的事，

既生出來就快些跑進Hades底門裏去吧。”

我們聽了這種深深的嘆息可知希臘人那種自由活潑的精神下面潛伏着何等深刻的厭世觀。

“別望做神，別望不死之生！”

這是希臘最大的抒情詩人平塔洛斯（Pindaros）的名句，他可以說是在帖阿格尼斯底厭世的河流上架一渡向樂天之路底橋梁。由此可以發見中和，秩序的希臘思想底基調。

Homer, Hesiodos 等敘事詩人代表民族之共通意識而發言的時代過去之後代以梭倫，帖阿格尼斯，平塔洛斯等抒情詩人鼓吹個人解放之意識底時代，最後乃有悲劇詩人代之而興。希臘文學由史詩發達而為抒情詩，再變而為劇詩，但自荷馬以來那種

重中和，秩序，均衡，與調和底 Apollo 式的思想長爲希臘生活之主流曾不少變。但此時突然有一種 Dionysus 思想侵入希臘原有思想之領域擾亂他的所謂中和，秩序，均整，調和底觀念。從來的希臘文化，被這新來的文化一時把融和地帶也蹂躪了，美的幻影也破壞了。從這種混亂狀態把希臘文化救出來的是成立於 Apollo 式與 Dionysus 式底和音的 Attica 悲劇。

二

Dionysus，在荷馬的神話中也曾發現過，是 Zeus 神底子。但在 Olympia 底羣神中他並沒有位置；他是由小亞細亞地方闖進來的宗教。平常稱 Dionysus 大家都知道他是酒神但他本是象徵自然，尤其是草木之神。草木冬枯之後又偕着新春再生，我們絕望之餘與神陶醉又使我們確信死後的再生，這實在給從來“不

望爲神，不望不死之生”底悲觀的希臘人一種新的光明，新的希望。於是爲着崇拜這個酒神而有熱狂的陶醉的，帶野蠻性的祭典。暮夜，在山上，加入多數女人穿着獸皮，頭髮上纏著蛇，手裏拿起火把，打著鐃鈸，吹着笛子，狂人似的向山谷突進，捕獲野獸而生食其肉。——在這種野蠻的狂熱的行爲中自侵入一種神聖的陶醉。因以體驗一種神人合一的境界。使利那之生與神的不死結合因以感到無上的幸福。這在希臘是最初很受反抗的，與希臘之思想藝術不一致的趣味與傾向。但以從來的中和，節制，均齊，調和底觀念與形式已經消化不了的現實生活中醞酵底苦悶與希求由這神人合一底 Dionysus 的新思想發見一種救濟。單止 Apollo 神已經不夠支配希臘人底實生活了。這種東洋式的野蠻的東西更經過美化醇化攝取於希臘生活之中成爲一種生的感激之新的動力使希臘文化開一新方面由是而發生希臘藝術之精華底悲劇。

Dionysus 是酒神又是象徵草木復生之神前已說

過，他又與Apollo同為音樂之神。不過Apollo神底音樂與Dionysus神底音樂性質完全兩樣。Apollo底譜調與頌調是豎琴（HarP）彈奏底靜的旋律，其形式嚴整，實為平和中正之音；而Bacchanic底詩調却是用笛子伴奏的，其Rhythm，其詞句，與感情都自由奔放如不羈之馬，因之一切感情之陰影曲折都可以表現出來。這種打破一切限制底自在的流動性，在藝術上遂成打破舊形式創造新形式底有力的理由。由這裏可以看出希臘文學由抒情詩底世界展開到劇曲的世界底象徵的意義。

又Dionysus底從者們底代表者是Satyros。他們是半人半羊底生物，這是在山谷中放羊的牧人想像的產物。魯鈍好酒，稟有極強的動物的情熱，性本怯懦而狀兇惡。祇有愛好音樂算與人的性質接近。他們很有深深的引誘希臘詩人彫刻家底魔力。即在所謂異教思想底時代過去之後彼Gothic式底教會建築之刻有奇怪的Demon底彫像也是他們底暗示。

他若賽諾列斯，潘(Pan)也屬於 Dionysus 底從者之羣。常以跳舞，音樂，飲酒，愉樂，喜劇等寓意的形體，或以女性底姿態表現於希臘古代繪畫之中。他們——Dionysus 及其從者是象徵一切自然之潑刺的力，欣欣向榮的氣象，鼓動人類青春之心的精神。

Dionysus 祭典每年春秋兩季舉行於 Attica (古希臘之一州，Athens 爲其首都。)

春季底祭事舉行於去年冬天摘下來的葡萄釀酵到可以吃了；Dionysus 神底生之力使大地底新生命醒覺了；山頭的樹，原頭的艸都欣欣的發起新芽了的時候。冬季底祭典則以一年辛苦的勞動已得了豐盈的收穫，感謝神庥底意思。這兩種祭祀舉行於 Attica 底各村落，這是單純的地方的集會，村民爲着讚美神恩而集合，排隊走向 Dionysus 底祭壇，獻山羊以爲犧牲。穿戴着黃色裝飾物的農家少女等頭上頂着裏面放着水果，花鎧，小刀等底神聖的籃子走前面，一般民衆提着葡萄，無花果，酒瓶等獻物跟在後面，口裏唱着

讚神的頌歌，於是在那塗着油的酒袋上跳着鄉村式的亂舞。大家飲酒作樂而散。

這種祭典已與原始的宗教的狂熱易其面目，已經希臘化了。其中可以想像一種神人合一的陶醉境并且暗示着感情底“Storm”之變態的發現之一種形式。由這種冬季祭典產生喜劇，由春季底 Dithyramb 產生悲劇。

所謂 Dithyramb 係合唱跳舞 (Chorus Dance) 之一種，換言之即由合唱團所唱的讚美歌之一種，雖是 Bacchus 底讚美歌而同時具有手勢和動作的。即一面唱出 Dionysus 神底生平底逸事，一面以種種之手勢與動作描寫之。合唱者扮為 Dionysus 底從者 Satyros 等，繞着香烟飄渺的祭壇以熱情的，繪畫的動作表現 Dionysus 神底逸話之各節，使看的人髣髴接觸神底生平，引入入神人合一之勝境。

紀元前七世紀 Arion 據說是把這個酒神讚美歌劇 Dithyramb 純化底努力者。甚至有人說他是這歌劇